

刘荒田的
通达文章

□李怀宇

刘荒田一生行迹是台山、旧金山、佛山,我不禁联系到苏东坡《自题金山画像》中的话: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。”从台山移民到旧金山,半生打拼,退休后定居佛山,刘荒田的人生经历丰富,而深于思考,化为文字。在新著《你能说一天不过么》中,刘荒田从中美的日常生活中悟出富于哲理的小品文,文笔简洁、人情通达,读来余味无穷。

董遇读书,提倡“三余”:“冬者岁之余,夜者日之余,阴雨者时之余也。”王鼎钧先生称“老者生之余”。刘荒田先生则“胡诌”一些:梦者睡之余,泪者情之余,月光者太阳之余,灰烬者激情之余,梅香者冬之余,落叶者秋之余。而“从文”便是刘荒田人生的“余事”。他在工作之余,数十年孜孜以求文章千古事,即使仅得到三五素心人的共鸣,也是乐此不疲。如今,他的知音越来越多,可见浪花淘尽英雄,公道自在人心。

台山人向来有移民“金山”之风。刘荒田亲身经历,又善于观察,他所描写的“台山人在他乡”的故事,有笑声、有泪影,更有人生况味。他的同乡理查德·朱先生是第三代移民,每晚睡前都领着孩子们用台山话念出祷词:“多谢耶稣,有衫着(有衣服穿),有嘢吃,有屋企(有饭吃,有屋子住),爱妈妈,爱爸爸。”刘荒田说:“这场面之所以教我震撼,是因为朱先生把一代代传递的乡愁,渗透于家庭生活的宗教情怀,对儿女的深深爱意,自然地交融起来。借此可知,大半个世纪前的唐人街,不大会说中国话的‘香蕉’型同胞,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。”

书中有一篇《中餐馆的电话铃》,是传奇的台山人在美国的故事。“幸运”中餐馆的李先生夫妇,先生负责厨房,太太管理餐厅,女儿珍珍从医学院拿到博士学位,留校做博士后,辅助已担任该校教授的夫婿。中午时中餐馆外卖电话响个不停,珍珍不时过来帮忙专接外卖电话。在夫妇实验的最关键阶段,他会急匆匆打电话来找珍珍,以致李先生死也不向女儿告急。在一切忙乱和矛盾之后,以喜剧告终,李太太用电话通知尽可能多的亲友:“喂,我家珍珍的鬼佬老公可了个诺贝尔奖。”她说的是台山土话,“鬼佬”即洋人,“可”是“拿到”。这个故事在刘荒田笔下如小说,背后却是台山人在外打拼的缩影。

刘荒田所写的不仅是传奇,更多的是平常日子的深刻感悟。比如有一个朋友问他,为何从来不开酒,醉酒?原来他不怎么喝酒。而同在旧金山的诗人纪弦先生活了100岁,生平贪杯,留下醉酒逸闻无数。纪弦生前多次对刘荒田澄清:“我的诗都是不喝酒时写的,醉了哪能写?”

尽管从不醉酒,刘荒田的笔下从不失诗意。他喜欢美学家朱光潜的逸事:学生到他家中,想要打扫庭院里的层层落叶。他拉住了,说:“我很难才积到这么厚,可以听到雨声。”更为动容的听雨是:西南联大教室极为简陋,只是土墙加铁皮屋顶,师生上课时雨打在铁皮上,叮叮当当,喧闹非常,老师扯着嗓门喊,学生还是听不清楚。一次,经济系的教授陈岱孙踏上讲台,雨正大,他干脆下令:“停课,听雨。”刘荒田从“这般听雨”中,读出了诗意与哲理,说出自己的人生况味:“老年具备欣赏雨声的潜质最多,我们且在落叶成山的林边,置一茶几,雨来时,缓啜清茶,倾听,倾听。”

读刘荒田的文章,不禁会联想到现居纽约的王鼎钧先生。二人的文章颇有相通之处,最重要的一点,在我看来是:通达。刘荒田在《“纽约下雪了”》一文中写道:“岁晚,我至为敬重的文学前辈和我通电话,一来一往地交谈。其中一封,我说到去年因事没有实行‘去纽约’的计划,于心耿耿。他的回信简单利落:‘纽约下雪了。’一句胜于万语千言。”通篇论及雪,却未点明“文学前辈”何人,我猜,定然是我也至为敬重的王鼎钧先生。

中国绘画有所谓“留白”,文章则常留言外之意,读王鼎钧和刘荒田的文章,可以细细体味文外的意境。这种感觉,仿佛是品到岩韵十足的好茶,神清气爽、余韵绵绵。

253

偶尔见到一种文献:南宋佚名的《建炎复辟记》,记载南宋初期史事,所谓“复辟”,是指宋高宗赵构重建赵氏王朝。明朝也有一种文献名为《复辟录》,考述“夺门之变”,即被瓦剌俘虏的明英宗返国后推翻明代宗(景帝),重新做了皇帝。

在我们的词典里,“复辟”完全是个坏词,但它的本义是指君主复位或王统重续,即使不算好词,至少也是个中性词。只是近百年来,在我们的集体意识中,帝制(君主制)已完全污名化,白沙在涅,与之俱黑,于是“复辟”也成了帝制的语言殉葬品。

与此相似的有“检讨”一词。“检讨”本来

仅指整理、总结之义,但在现代以来的政治语境中,成了“承认错误”的同义词。一说“检讨”,已处下风,是为原罪化的语词。

也有相反的例子。比如“批判”本是中性词,与“批评”的意思无异,指单纯的学术讨论或商榷。但此词长期用于政治运动,表示强烈的价值否定,于是“批判”所及的对象或问题,也就先验地被污名化,被定义为错误的一方。这样,“批判”作为一种强势表述,就成了语言的赢家。

254

我在《羊城晚报》编专栏版时,有来稿写到,《西游记》里唐僧师徒,论出身都是刑事犯:唐三藏前世是如来门下金蝉子,因轻慢佛

法被贬凡间,至于孙悟空大闹天宫,猪八戒骚扰嫦娥、沙和尚打碎了玉帝的琉璃盏、小白龙烧了玉帝赐下的夜明珠,也无一例外。

于是恍然,这不是中国古代的“极限特工”吗?

《极限特工》是好莱坞的系列动作片,肌肉男范·迪塞尔主演,情节简单粗暴,我应看过一二。迪塞尔演一个极限运动达人,平日喜欢找警察的麻烦,后为特工机关逼入死角,为了脱罪,乃为政府做特工,去对付真正的犯罪分子。

那么,“取经特工队”里,除了引人犯罪的领导唐僧之外,四人皆戴罪立功,各显异能,一路上逢魔降魔遇妖镇妖,正是一个“极限特工”主题的连续剧式故事嘛!

反读书记(九十一)

□胡文辉

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一九



灯下读钱

“春风蛱蝶忆儿猫”

——钱锺书猫事述往(二)

□钱之俊

叫春时长,这只“霸猫”必有“争风吃醋”而居下风之时。邻居林徽因家也养猫,也极爱猫,猫为一家“爱的焦点”。正是此猫,常与花儿在屋顶打架,特别是在闹春之际。钱锺书每每听到屋顶响动,即使半夜春寒料峭、在被窝里睡觉,也拿根竹竿跑出来,帮忙打架。杨绛引用钱锺书小说中的话劝他:“打狗要看主人面,那么,打猫要看主妇面了!”(《猫》)但他依然故我,护猫心切,笑言:“理论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。”据杨绛回忆,当时与林为邻,林徽因先生表示要好,常请他们夫妇过去吃饭,相互比较客气。(《听杨绛谈往事》)

其实,钱锺书对邻居林徽因早前的私生活颇不以为然。他四十年代的小小说《猫》,讽刺了女主人公及当世一批男性文人,就有林家沙龙的影子。女主人公名“爱默”,“爱默”与“爱猫”谐音,影射了猫隐喻女性与性爱等含义,陪衬喜欢热闹招蜂引蝶而又自感形秽的女主人。(汪荣祖语)除了满纸嘲讽,小说中也有不少关于猫的妙论:“猫是理智、情感、勇敢三德全备的动物:它扑灭老鼠,像除暴安良的侠客;它静坐念佛,像沉思悟道的哲学家;它叫春求偶,又像抒情歌唱的诗人。”

1952年,院系调整,钱锺书夫妇调任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。是年10月16日,他们家从清华搬入北大的中关村。花儿家在钱锺书一家搬离清华不久,神秘“失踪”了。“花儿”毕竟只是一只猫。三反运动后“院系调整”,我们并入北大,迁居中关村。花儿仍恋旧屋,由我们捉住装入布袋,搬入新居,拴了三天才渐渐习惯,可是我偶一开门,它一道电光似的向邻近树木繁密的果园蹿去,跑得无影无踪,一去不返。我们费尽心力也找不到它了。我们伤心得从此不再养猫。”(《花儿》)

花儿“出走”,不仅引起钱锺书情感上的一时伤感,也促使他从“学理”上作“严肃思考”:“有句老话:‘狗认人,猫认屋’,看来花儿没有‘超出猫类’。”(《花儿》)“按吾国亦有猫认屋、狗认人之说。元遗山《游天坛杂诗》有《仙猫洞》一首自注:‘土人传燕家鸡犬升天,猫独不去。’因云:‘同向燕家舔丹鼎,不随鸡犬上青云。’正咏此事。吾家苗介立之亡,亦其证也。”(《札记》第328则)(《管锥编》中,他又旁征博引,力证猫之恋屋:“鼠‘恶’不许上天,其理固然,猫之独留,荒唐言中亦蕴博物识性之学。俗谚:‘猫认屋,狗认人’,正道此况。观察畜兽者尝谓猫恋地胜于恋人,狗则不尔。”

花儿外出,钱锺书始终念念不忘:“……时苗介立生才百日,来余家只数周耳。去秋迁居,夺门逸去,大索不得,存亡未卜,思之辄痛惜。”(《札记》第97则)1954年,作组诗《容安室休沐杂咏》,其中一首念及“儿猫”:“音书人事本萧条,撰论何心广孝标。应是有情无着处,春风蛱蝶忆儿猫。”自注云:“旧蓄波斯牡猫,倭罗勇武,迁居时逸去。”(《札记》第114则)

花儿想不到,这一世会遇到这么一位有情有义的主,可惜跑得太早了。

新书快递

东京蠢余录

尹敏志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日本东京千代田区神保町,是世界最大的古书店街,自明治年间起,这里便书肆林立、文风鼎盛。晚清以来,大量中国人来到神保町淘书,其中有腰缠万贯的清朝公使,也有囊中羞涩的留学生;所购有珍稀古本,也有新书籍。本书作者近年亦负笈东渡,求学期间出入于东京的大小书肆,将实地考察与史料积累结合,写就此书。本书既是访书记,又是书店史,所写的十三家古书店,从江户时代末期的文求堂书店,到平成时代的光和书房,跨越一个半世纪;学者、书商、政客、作家,各色人物粉墨登场。鲁迅、郭沫若、王国维、内山完造……他们的故事,就以这些古书店为背景展开。

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

斯波六郎著 刘幸、李璽宇译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本书为日本汉学泰斗斯波六郎的代表作,选取“孤独感”这一关键词,遵循时代顺序,对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进行细密的解说。尤为重要的是,斯波六郎通过细腻的文本解读,以敏锐的艺术感受力,对不同作家风格殊异的“孤独感”进行了对比,并且阐发了中国文学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不断演变的过程。附录《中国文学中的融合性》通过中



日文学对比,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特质进行了深入阐发,是一篇备受赞誉的佳作。

真人不露相

冯骥才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本书是冯骥才执笔50年小说精粹,由作者亲自审定书名和篇目,成名作、代表作全收录。前半本书,带你读懂天津卫——一幅藏在市井烟火中的津门众生相;后半本书,帮你读懂冯骥才,真实还原特殊年代的历史记忆。冯骥才确立了两种文本的写作形式——“俗世奇人”半文半白,寥寥数笔,趣致盎然,读来酣畅痛快;现实主义文本的写作则真实而深刻,他把荒唐而残酷的苦难揉碎了给大家看,让人心碎、无奈、流泪、愤慨,但始终真实、永远慈悲,一直关怀人性和社会——这是真正的中国当代文学,是真正的文化英雄。

梦幻花

[日]东野圭吾著 王蕴洁译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年轻夫妇的身体被武士刀贯穿;一见钟情的女孩从人间蒸发;大学生喝完可乐后跳楼身亡;强盗入室杀人却只抢走一盆鲜花……曾经真实存在的黄色牵牛花,来到近代却突然销声匿迹,只留下“一旦追寻就会自取灭亡”的“梦幻花”传说。而随着黄色牵牛花重现世间,四个陌生家庭的命运被紧紧联系在了一起。